

第二十九回

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

话说里克主意，原要奉迎公子重耳，因重耳辞不肯就，夷吾又以重赂求入，因此只得随众行事。谁知惠公即位之后，所许之田，分毫不给，又任用虢射、吕飴甥、郤芮一班私人，将先世旧臣，一概疏远，里克心中已自不服。及劝惠公畀地于秦，分明是公道话，郤芮反说他为己而设，好生不忿，忍了一肚子气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出了朝门，颜色之间，不免露些怨望之意。及平郑父使秦，郤芮等恐其与里克有谋，私下遣人窥瞰，郑父亦虑郤芮等人伺察，遂不别里克而行。里克使人邀郑父说话，则郑父已出城矣，克自往追之，不及而还，早有人报知郤芮。芮求见惠公，奏曰：“里克谓君夺其权政，又不与汾阳之田，心怀怨望。今闻平郑父聘秦，自驾往追，其中必有异谋。臣素闻里克善于重耳，君之立非其本意，万一与重耳内应外合，何以防之？不若赐死，以绝其患。”惠公曰：“里克有功于寡人，今何辞以戮之？”郤芮曰：“克弑奚齐，又弑卓子，又杀顾命之臣荀息，其罪大矣！念其入国之功，私劳也。讨其弑逆之罪，公义也。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议，臣请奉君命行讨！”惠公曰：“大夫往矣！”郤芮遂诣里克之家，谓里克曰：“晋侯有命，使芮致之吾子。晋侯云：‘微子，寡人不得立，寡人不敢忘子之功。虽然，子弑二君，杀一大夫，为尔君者难矣！寡人奉先君之遗命，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，惟子自图之！’”里克曰：“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臣闻命矣！”郤芮复迫之，克乃拔佩剑跃地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冤哉！忠而获罪，死若有知，何面目见荀息乎？”遂自刎其喉而死。郤芮还报惠公，惠公大悦。髯仙有诗云：

才入夷吾身受兵，当初何不死申生？

方知中立非完策，不及荀家有令名。

惠公杀了里克，群臣多有不服者。祁举、共华、贾华、骀遄辈，俱口出

怨言，惠公欲诛之，郤芮曰：“平郑在外，而多行诛戮，以启其疑叛之心，不可，君且忍之。”惠公曰：“秦夫人有言，托寡人善视贾君，而尽纳群公子何如？”郤芮曰：“群公子谁无争心，不可纳也，善视贾君，以报秦夫人可矣。”惠公乃入见贾君。时贾君色尚未衰，惠公忽动淫心，谓贾君曰：“秦夫人属寡人与君为欢，君其无拒。”即往抱持贾君，宫人皆含笑避去。贾君畏惠公之威，勉强从命，事毕，贾君垂泪言曰：“妾不幸事先君不终，今又失身于君，妾身不足惜，但乞君为故太子申生白冤，妾得复于秦夫人，以赎失身之罪！”惠公曰：“二竖子见杀，先太子之冤已白矣。”贾君曰：“闻先太子尚藁葬新城，君必迁冢而为之立谥，庶冤魂获安，亦国人之所望于君者也。”惠公许之，乃命郤芮之从弟郤乞，往曲沃择地改葬，使太史议谥，以其孝敬，谥曰“共世子”，再使狐突往彼设祭告墓。

先说郤乞至曲沃，别制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类，极其整齐。掘起申生之尸，面色如生，但臭不可当。役人俱掩鼻欲呕，不能用力。郤乞焚香再拜曰：“世子生而洁，死而不洁乎？若不洁，不在世子，愿无骇众！”言讫，臭气顿息，转为异香。遂重殓入棺，葬于高原，曲沃之人空城来送，无不堕泪。

葬之三日，狐突赍祭品来到，以惠公之命设位拜奠，题其墓曰：“晋共太子之墓。”事毕，狐突方欲还国，忽见旌旗对对，戈甲层层，簇拥一队车马，狐突不知是谁，仓忙欲避。只见副车一人，须发斑白，袍笏整齐，从容下车，至于狐突之前，揖曰：“太子有话奉迎，请国舅那步。”突视之，太傅杜原款也。恍惚中忘其已死，问曰：“太子何在？”原款指后面大车曰：“此即太子之车矣。”突乃随至车前。见太子申生冠纓剑佩，宛如生前，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车，谓曰：“国舅亦念申生否？”突垂泪对曰：“太子之冤，行道之人，无不悲涕，突何人，能勿念乎？”申生曰：“上帝怜我仁孝，已命我为乔山之主矣。夷吾行无礼于贾君，吾恶其不洁，欲却其葬，恐违众意而止。今秦君甚贤，吾欲以晋畀秦，使秦人奉吾之祀，舅以为何如？”突对曰：“太子虽恶晋君，其民何罪？且晋之先君之何罪？太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，恐乖仁孝之德也。”申生曰：“舅言亦是，然吾已具奏于上帝矣。今当再奏，舅为姑留七日，新城之西偏有巫者，吾将托之以复舅也。”杜原款在车下唤曰：“国舅可别矣！”牵狐突下车，失足跌仆于地，车马一时不见，突身乃卧于新城外馆。心中大惊，问左右：“吾何得在此？”左右曰：“国舅祭奠方毕，焚祝辞神，忽然仆于席上，呼唤不醒，吾等扶至车中，载归此处安息，今幸无恙。”狐突心知是梦，暗暗称异，不与人言，只推抱恙，留车外馆。至第七日未申之交，门上报：“有城

西巫者求见。”突命召入，预屏左右以待之。巫者入见，自言：“素与鬼神通语。今有乔山主者，乃晋国故太子申生，托传语致意国舅：‘今已覆奏上帝，但辱其身，斩其胤，以示罚罪而已，无害于晋。’”狐突佯为不知，问曰：“所罚者，何人之罪？”巫曰：“太子但命传语如此，我亦不知所指何事也。”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，戒勿妄言，巫者叩谢而去。狐突归国，私与平郑父之子平豹言之，豹曰：“君举动乖张，必不克终，有晋国者，其重耳乎？”正叙谈间，阍人来报：“平大夫使秦已归，见在朝中复命。”二人遂各别而归。

却说平郑父同秦大夫冷至，赍著礼币数车，如晋报聘。行及绛郊，忽闻诛里克之信，郑父心中疑虑，意欲转回秦国，再作商量。又念其子豹在绛城，“我一走，必累及豹。”因此去住两难，踌躇不决。恰遇大夫共华在于郊外，遂邀与相见。郑父叩问里克缘由，共华一一叙述了。郑父曰：“吾今犹可入否？”共华曰：“里克同事之人尚多，如华亦在其内，今止诛克一人，其余并不波及。况子出使在秦，若为不知可也。如惧而不入，是自供其罪矣。”郑父从其言，乃催车入城。郑父先复命讫，引进冷至朝见，呈上国书礼物。惠公启书看之，略曰：

晋、秦甥舅之国，地之在晋，犹在秦也。诸大夫亦各忠其国，寡人何敢曰必得地，以伤诸大夫之义。但寡人有疆场之事，欲与吕、郤二大夫面议，幸旦暮一来，以慰寡人之望！

书尾又一行云：“原地券纳还。”惠公是见小之人，看见礼币隆厚，又且缴还地券，心中甚喜，便欲遣吕饴甥、郤芮报秦。

郤芮私谓饴甥曰：“秦使此来，不是好意。其币重而言甘，殆诱我也。吾等若往，必劫我以取地矣。”饴甥曰：“吾亦料秦之欢晋，不至若是。此必平郑父闻里克之诛，自惧不免，与秦共为此谋，欲使秦人杀吾等而后作乱耳。”郤芮曰：“郑父与克，同功一体之人，克诛，郑父安得不惧？子金之料是也。今群臣半是里、平之党，若郑父有谋，必更有同谋之人，且先归秦使而徐察之。”饴甥曰：“善。”乃言于惠公，先遣冷至回秦，言：“晋国未定，稍待二臣之暇，即当趋命。”冷至只得回秦。吕、郤二人使心腹每夜伏于平郑父之门，伺察动静。郑父见吕、郤全无行色，乃密请祁举、共华、贾华、驺遄等，夜至其家议事，五鼓方回。心腹回报所见，如此如此。郤芮曰：“诸人有何难决之事？必逆谋也。”乃与饴甥商议，使人请屠岸夷至，谓曰：“子祸至矣，奈何？”屠岸夷大惊曰：“祸从何来？”郤芮曰：“子前助里克弑幼君，今克已伏法，君将有讨于子。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，不忍见子之受诛，是以告也。”屠岸夷泣曰：

“夷乃一勇之夫，听人驱遣，不知罪之所在，惟大夫救之！”郤芮曰：“君怒不可解也，独有一计，可以脱祸。”夷遂跪而问计。郤芮慌忙扶起，密告曰：“今平郑父党于里克，有迎立之心，与七舆大夫阴谋作乱，欲逐君而纳公子重耳。子诚伪为惧诛者，而见郑父，与之同谋。若尽得其情，先事出首，吾即以所许郑父负葵之田，割三十万以酬子功。子且重用，又何罪之足患乎？”夷喜曰：“夷死而得生，大夫之赐也，敢不效力！但我不善为辞，奈何？”吕飴甥曰：“吾当教子。”乃拟为问答之语，使夷熟记。

是夜，夷遂叩平郑父之门，言有密事。郑父辞以醉寝，不与相见。夷守门内，更深犹不去，乃延之入。夷一见郑父，便下跪曰：“大夫救我一命！”郑父惊问其故。夷曰：“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，将加戮于我，奈何？”郑父曰：“吕、郤二人为政，何不求之？”夷曰：“此皆吕、郤之谋也。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，求之何益？”郑父犹未深信，又问曰：“汝意欲何如？”夷曰：“公子重耳仁孝，能得士心，国人皆愿戴之为君，而秦人恶夷吾之背约，亦欲改立重耳，诚得大夫手书，夷星夜往致重耳，使合秦、翟之众，大夫亦纠故太子之党，从中而起，先斩吕、郤之首，然后逐君而纳重耳，无不济矣。”郑父曰：“子意得无变否？”夷即啮一指出血，誓曰：“夷若有贰心，当使合族受诛！”郑父方才信之。约次日三更，再会定议。至期，屠岸夷复往。则祁举、共华、贾华、骓遄皆先在，又有叔坚、累虎、特宫、山祈四人，皆故太子申生门下，与郑父、屠岸夷共是十人，重复对天歃血，共扶公子重耳为君。后人诗云：

只疑屠岸来求救，谁料奸谋吕郤为？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一人行诈九人危。

平郑父款待众人，尽醉而别。屠岸夷私下回报郤芮，芮曰：“汝言无据，必得郑父手书，方可正罪。”夷次夜再至郑父之家，索其手书，往迎重耳，郑父已写就了，简后署名，共是十位，其九人俱先有花押，第十屠岸夷也。夷亦请笔书押。郑父缄封停当，交付夷手，嘱他：“小心在意，不可漏泄。”屠岸夷得书，如获至宝，一径投郤芮家，呈上芮看。芮乃匿夷于家，将书怀于袖中，同吕飴甥往见国舅驍射，备言如此如此：“若不早除，变生不测。”驍射夜叩宫门，见了惠公，细述平郑父之谋：“明日早朝，便可面正其罪，以手书为证。”

次日，惠公早朝，吕、郤等预伏武士于壁衣之内。百官行礼已毕，惠公召平郑父问曰：“知汝欲逐寡人而迎重耳，寡人敢请其罪！”郑父方欲致辩，郤芮仗剑大喝曰：“汝遣屠岸夷将手书迎重耳，赖吾君洪福，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于城外拿下，搜出其书。同事共是十人，今屠岸夷已招出，汝等不必辩矣。”

惠公将原书掷于案下，吕飴甥拾起，按简呼名，命武士擒下，只有共华告假在家未到，另行捕拿。见在八人，面面相觑，真个是有口难开，无地可入。惠公喝教“押出朝门斩首！”内中贾华大呼曰：“臣先年奉命伐屈，曾有私放吾君之功，求免一死，可乎？”吕飴甥曰：“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，今事吾主，复私通重耳，此反覆小人，速宜就戮。”贾华语塞，八人束手受刑。

却说共华在家，闻郑父等事泄被诛，即忙拜辞家庙，欲赴朝中领罪，其弟共赐谓曰：“往则就死，盍逃乎？”共华曰：“平大夫之入，吾实劝之，陷人于死，而已独生，非丈夫也！吾非不爱生，不敢负平大夫耳！”遂不待捕至，疾趋入朝请死，惠公亦斩之。平豹闻父遭诛，飞奔秦国逃难，惠公欲尽诛里、平诸大夫之族。郤芮曰：“‘罪人不孥’，古之制也。乱人行诛，足以儆众矣。何必多杀，以惧众心？”惠公乃赦各族不诛。进屠岸夷为中大夫，赏以负葵之田三十万。

却说平豹至秦，见了穆公，伏地大哭。穆公问其故，平豹将其父始谋，及被害缘由，细述一遍，乃献策曰：“晋侯背秦之大恩，而修国小之怨，百官耸惧，百姓不服。若以偏师往伐，其众必内溃，废置惟君所欲耳。”穆公问于群臣，蹇叔对曰：“以平豹之言而伐晋，是助臣伐君，于义不可。”百里奚曰：“若百姓不服，必有内变，君且俟其变而图之。”穆公曰：“寡人亦疑此言，彼一朝而杀九大夫，岂众心不附，而能如此？况兵无内应，可必有功乎？”平豹遂留仕秦为大夫。时晋惠公之二年，周襄王之三年也。

是年周王子带，以赂结好伊、雒之戎，使戎伐京师，而已从中应之。戎遂入寇，围王城。周公孔与召伯廖悉力固守，带不敢出会戎师。襄王遣使告急于诸侯。秦穆公、晋惠公皆欲结好周王，各率师伐戎以救周。戎知诸侯兵至，焚掠东门而去。惠公与穆公相见，面有惭色。惠公又接得穆姬密书，书中数晋侯无礼于贾君，又不纳群公子，许多不是，教他速改前非，不失旧好。惠公遂有疑秦之心，急急班师。平豹果劝穆公夜袭晋师，穆公曰：“同为勤王而来此，虽有私怨，未可动也。”乃各归其国。

时齐桓公亦遣管仲将兵救周，闻戎兵已解，乃遣人诘责戎主。戎主惧齐兵威，使人谢曰：“我诸戎何敢犯京师？尔甘叔招我来耳！”襄王于是逐王子带。带出奔齐国。戎主使人诣京师，请罪求和，襄王许之。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，今又有和戎之劳，乃大飨管仲，待以上卿之礼。管仲逊曰：“有国、高二子在，臣不敢当。”再三谦让，受下卿之礼而还。

是冬，管仲疾，桓公亲往问之。见其瘠甚，乃执其手曰：“仲父之疾甚矣，

不幸而不起，寡人将委政于何人？”时宁戚、宾须无先后俱卒，管仲叹曰：“惜哉乎，宁戚也！”桓公曰：“宁戚之外，岂无人乎？吾欲任鲍叔牙，何如？”仲对曰：“鲍叔牙，君子也。虽然，不可以为政，其人善恶过于分明。夫好善可也。恶恶已甚，人谁堪之？鲍叔牙见人之一恶，终身不忘，是其短也。”桓公曰：“隰朋何如？”仲对曰：“庶乎可矣！隰朋不耻下问，居其家不忘公门。”言毕，喟然叹曰：“天生隰朋，以为夷吾舌也。身死舌安得独存？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耳！”桓公曰：“然则易牙何如？”仲对曰：“君即不问，臣亦将言之。彼易牙、竖刁、开方三人，必不可近也！”桓公曰：“易牙烹其子，以适寡人之口，是爱寡人胜于爱子，尚可疑耶？”仲对曰：“人情莫爱于子。其子且忍之，何有于君？”桓公曰：“竖刁自宫以事寡人，是爱寡人胜于爱身，尚可疑耶？”仲对曰：“人情莫重于身，其身且忍之，何有于君？”桓公曰：“卫公isOpen方，去其千乘之太子，而臣于寡人，以寡人之爱幸之也。父母死不奔丧，是爱寡人胜于父母，无可疑矣。”仲对曰：“人情莫亲于父母，其父母且忍之，又何有于君？且千乘之封，人之大欲也。弃千乘而就君，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。君必去之勿近，近必乱国！”桓公曰：“此三人者，事寡人久矣。仲父平日何不闻一言乎？”仲对曰：“臣之不言，将以适君之意也。譬之于水，臣为之堤防焉，勿令泛滥。今堤防去矣，将有横流之患，君必远之！”桓公默然而退。毕竟管仲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